

越来越多遗弃在垃圾场的巨额现金背后——

日本“孤独死”现象让人不忍直视

■本报驻东京记者 丛云峰

在日本，有关人们在垃圾场捡到巨额现金的新闻屡见不鲜。据日本警察厅近期公布的白皮书统计，除去发生“3·11”东日本大地震的2011年，这十年来在日本全国各地发现的“被丢弃”的现金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16年度更是高达177亿日元。

2017年10月的一周内甚至连续发生了两起在垃圾场捡到巨额现金的案。当年10月9日，京都府垃圾垃圾处理站的一名垃圾分类工人在一个袋子里发现了1200万日元的现金。紧接着10月10日，富山县富山市的垃圾处理站工人也发现了一个装有1000万日元现金的包裹。而在同年4月，群马县沼田市的垃圾搬运公司竟在垃圾堆中发现了高达4251万日元的现金。

为什么在日本会频频发生巨额现金被弃垃圾场的事呢？在日本警方给出“不小心误扔”的理由背后，其实隐藏着日本高龄少子化趋势难以遏制和由此衍生的老年人孤独难解的问题。

“70后”年老后将成最悲惨的一代

“孤独死”是日本创造出来的术语，成为日本老龄化社会和孤独状态的显著现象。所谓“孤独死”，是指日本独居老人死后多日才被人发现的一种现象。“孤独死”事件越来越多，由此在日本催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孤独死”清洁员，即清洁处理“孤独死”老人们的遗体。在日本，上了年纪的老人因为腿脚不好，为了避免经常去银行取钱，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存款统一提取出来放在家里以便日常使用。即使有后代，大多数老人也不会把具体的金额和位置告诉他们。而清洁员们在处理时自然也不可能逐个查看死者的遗物，因此在打包处理时很可能将老人保管在家中的现金也一起扔到垃圾处理厂了。

日本相关清扫行业的一位从业者就表示，在整理死者遗物时，发现100万日元以上的现金是常有的事。在群马县沼田市发现的4251万日元现金便来自一位“孤独死”老人，警方在确认身份后把这笔遗产返还给了这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

据日本日清基础研究所调查显示，过去10年，日本“孤独死”人数增加了3倍。现在每年约有3万人“孤独死”。而业内人士认为，真正的数字“恐怕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或三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日本每年“孤独死”的人数位居前列。日清基础研究所的调查还指出，“团块世代”（指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的一代）的子女，即战后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现在已接近四五十岁，他们正面临“孤独死”威胁，其中有105万人已经成为“孤独死预备军”，这个数字是他们父辈——“团块世代”的3倍。他们日益衰老，逐渐被孤立，得不到社会福利体制应有的支援和保护。这一代人将是日本老龄化时代到来后命运最悲惨的一代。

怕添麻烦的观念加剧晚年窘境

对于日本社会愈来愈多的老人孤独生活倾向，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孤独死”社会问题，有日本社会问题专家指出，尽管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存在上述问题，但日本独特的文化、社会及人口因素加剧了这一问题，使日本的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首先，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日本面对的已不是老龄化那么简单了，而是进入到“超老龄化社会”阶段，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四分之一，而这些65岁以上老人中又有四分之一在调查中明确回

答是“无依无靠”。日本政府2015年公布的《高龄社会白皮书》更显示，65岁以上独自生活的老人按照2015年时间点推算就已达到60.8万人，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70万。

其次，是日本的结婚率不断下降，家庭结构发生巨变。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2017年日本仅有60.7万对新人结婚，比2016年减少1.3万对，结婚人数连续5年下降，是二战后结婚人数最少的一年。专家分析称，许多男性担心自己的工作太不稳定，不足以安顿下来组建家庭；而更多女性参加工作，不再需要丈夫供养，这导致结婚率持续走低。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最新数据称，目前在日本到50岁都从未结婚的人口比例，即“终生未婚率”男性为23.37%，女性为14.06%，并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还将有基础上增长1/3。过去30年，日本“单人家庭”比例翻了一番，达到总人口的14.5%；而30年后，日本每3个家庭中就将有一个是“单人家庭”。日本福利问

题专家、瑞穗信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藤森彦说：“在日本，家庭一直是各种社会支持的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单身人群不断增长、家庭规模正在进一步缩小”，特别是目前“三世同堂”在日本已极其少见。而且即便有家人，由于家人之间住得越来越远，再加上日本人的家庭亲情正变得越来越淡薄，遇到疾病和困难时，也很难得到家人的照顾和帮助。

最后，日本老年人处境困窘、孤立无援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作为人际交往准则的独特社交环境和文化因素。特别是“受恩不易，还恩更难”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日本人在保持彬彬有礼的同时，也谨小慎微，拉开距离，既不愿给亲朋好友或邻里乡亲添麻烦，也不愿轻易寻求帮助或接受他人援助，长此以往日本社会便形成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社交环境。而这根深蒂固的社交观念令老人孤独化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藤森彦表示，为了保持礼貌，日本老年人害怕打扰邻居，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不愿寻求帮助，导致邻里间缺乏互动，相互孤

立。日本政府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日本15%的独居老人每周只和别人交谈一次，而这比例在瑞典是5%，美国6%，德国则为8%。

“水量监测法”有助及时发现“孤独死”老人

其实，针对孤独老人的生活援助问题和缓解“孤独死”现象，日本各级政府2007年就出台了上门探视老人的专项规定，由工作人员定期上门给老人体检，然后将老人的情况通知给远方的子女亲人。但很多老人根本不喜欢与人接触，甚至拒绝定期探视。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想了“水量监测法”的办法，通过检查独居老人的日常用水量，来判断他们的生活情况。水量监测法实施后，名古屋市在2013年及时发现了40多名在家突发急症或突然死亡的独居老人，使得独居老人死亡一周后才被发现的“孤独死”事故数量减少了30%。

同时，近年来日本历届政府也从“少子化”入手，在结婚、生育、医疗、入托、教

育等方面给予相关家庭财政补贴，试图通过增加人口红利来实现“老有所依”。不过，尽管出台了诸多政策，但仍难阻挡日本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据日本政府近期公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新出生婴儿仅为94.1万人，而死亡人数为134.4万人，人口自然减少40.3万人，创新高。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指出，面对难以遏止的老龄少子化和老年人孤独化趋势，日本需要改变制度，兴建更多福利设施和引进大量看护人员，尽可能覆盖那些无人关注的“盲点”，帮助老年独居人口，降低“孤独死”人数。日本福利问题专家藤森也认为日本政府的应对力度还不够，他主张进一步提高税收，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社会关怀，为儿童保育提供财政援助。他表示：“如果家庭不能再扮演它一直扮演的角色，社会就必须建立一个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框架。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们只会看到更多孤独的死亡。”

(本报东京2月28日专电)



在东京，一名清洁工在为“孤独死”老人清理空巢前先行祭拜。随着“孤独死”案例逐年增多，清理工作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视觉中国

“孤独大臣”能让英国人走出孤独吗

■本报记者 王卓一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的诗句启示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通过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源。

不过如今在约翰·邓恩所生活过的国度，孤独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近日任命了该国历史上首位“孤独大臣”，以应对国民的孤独感和社会隔离现象，由负责体育与国务事务的国务秘书特雷西·克劳奇兼任这一职务。

逾900万英国人感到孤独

设立“孤独大臣”的倡议最初由2016年6月遇刺的前议员乔·考克斯发起，她在遇刺前设立了乔·考克斯孤独委员会。耐人寻味的是，考克斯生前是留欧派工党议员，不希望英国“孤

立”于欧洲之外。特雷莎·梅在声明中特别提到，考克斯“认识到了英国全国范围内孤独者的庞大规模，并倾其所能帮助受到孤独影响的人”。

丧失亲人等突发情况会让人陷入孤独，但大面积孤独的背后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独居家庭数量的增长，社交网站的兴起，都减少了现代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很多人宁愿面对手机，也不愿抬起头和身边人聊聊天。研究发现，在总人口近6600万的英国，有超过900万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约有20万老年人超过一个月未和亲朋好友聊过天。

特雷莎·梅因此号召所有人设法解决“老年人、家庭护理人员、失去亲人的人”所承受的孤独。但其实，英国的“孤独面”还要广得多，英国广播公司(BBC)列出了各类人群中的孤独状况：

青少年是孤独感的高发人群，62%的青少年“有时颇感寂寞”，5%的青少年在周末更是从不和伙伴们玩耍；在伦敦地区调查到的难民和移民中，58%将“寂寞和孤独”列为他们遭遇到的最大挑战；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三分之一表示

自己无法控制孤独感；英国盲聋人士慈善组织“感觉”则表示，半数残疾人“每天都孤孤单单的”。

英国所面临的“孤独”困境在西方国家中绝非个例。就在英国任命“孤独大臣”后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籍的健康问题专家卡尔·劳特巴赫对《图片报》记者提议，该国效仿仿英国经验，由德国联邦卫生部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对抗孤独。数据显示，85岁以上的德国人中，五分之一都会感到孤独，而45岁至65岁的德国人里，感到孤独的比例为七分之一。

仅凭政府难以解决孤独问题

孤独会让人丧失自信，还容易导致抑郁、紧张和焦虑等心理问题。去年英国乔·考克斯孤独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孤独对健康的危害犹如“一天吸15支烟”。

2017年12月，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英格兰地区的首席护理官珍妮·卡明斯表示，孤独在寒冷天气下可能是致命的，寒流过境时中风和心脏病发病率会上升，而“简单的陪伴行为”就能让情况变得不同。

孤独委员会的报告承认，仅凭政府难以解决孤独问题，需要雇主、企业、民间组织、社区、家庭、个人和政府一起努力。一些英国人正是在这些非政府力量的帮助下走出了孤独。94岁的约克夏郡居民爱丽丝和很多其他老年人一样，女儿和孙女都忙于工作致使其“寂寞得不得了”。但在参与一项社会照顾服务后，44岁的安德鲁每周带她去商店一次，使得她的心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让我感到被人需要，没有他我会不知所措的。”

对现年22岁的米歇尔·奥恩斯坦而言，再也没有比孤独更糟糕的事了：“当我独处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沮丧和焦虑。”近年来，她的焦虑更趋严重，最终导致她从大学退学。好在通过和家人的聊天，奥恩斯坦的状况正在好转，“如果你把心事藏着掖着，你会闷闷不乐，更加焦虑，最后就走不出来了。”

克劳奇上任时信心满满，宣称要在“战胜孤独”上取得重大进展，但对英国庞大的孤独人口和广泛的“孤独面”，这位“孤独大臣”显然任重道远。



《大西洋》3月刊

反美阴谋

本期《大西洋》再次聚焦美国“通俄门”调查的主要人物之一、特朗普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近日，马纳福特又遭两项新罪名指控，包括逃税和银行欺诈。而在此之前，马纳福特已被控12项罪名，包括阴谋对美国不利等。《大西洋》通过调查后发现，虽然马纳福特否认所有指控，但他很可能做了对美国不利的事情，导致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他作证。



《旁观者》2月24日

德国梦魇

在作出重大让步后，由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终于就组建大联盟政府与社民党达成组阁协议。但本期《旁观者》认为，此次基民盟让步太大，甚至在传统的经济、移民等政策上丧失原先的保守立场，这将导致被右翼政党“选择党”有了可乘之机，吸引更多原本支持基民盟的选民。极右翼政党的快速壮大，或将成为未来的德国梦魇。



《纽约客》3月5日

黄金机会

成为好莱坞明星，曾经是几代美国人的梦想。然而，随着去年好莱坞性丑闻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MeToo运动在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一梦想渐行渐远。本期封面作者克里斯·威尔表示，希望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能重塑好莱坞形象，这是一个“黄金机会”。

行走世界

■尤亦朔

八月的爱丁堡，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一如既往持续了整整一个月。音乐、戏剧、舞蹈，凡有点名头的表演艺术形式在这里应有尽有，真正是一场艺术狂欢。在南海北风格迥异的艺术团体在此集中展示各自精心打造的作品，来自世界各地的观者们按自己的口味或是欣赏严谨的古典作品，或是寻觅令人称奇的边缘艺术。在八月的爱丁堡，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

即使是与艺术毫不沾边前来凑热闹的游客，也有大饱耳福之福的去处。只要提起皇家英里大道的街头热闹，凡路过的人，都会眉飞色舞，赞不绝口。我慕名专程此时而来，付出双倍的住宿费，以及旺季时节的高价交通费、伙食费如此等等的代价，就是个图个热闹。参照旅游攻略，一早就把雄踞山顶的城堡给扫荡了，然后找一家苏格兰特色的餐厅享受美食，来一杯醇厚香浓的咖啡。餐后便踏上皇家英里大道，沐浴着午后柔柔的阳光一路下坡，所见所闻，宛若梦境。

第一眼所见必定是身着苏格兰裙装的风笛手。伴随着他们的翩翩脚步，悠长

爱丁堡：除了艺术大餐还有杂耍小酌

婉转的风笛乐声在这绵延一英里的街道上空始终与游人相伴。不论你的故乡在哪里，苏格兰风笛总能勾起游子的思乡之情。300年前，《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站在街头说：“从两旁的建筑以及居民数量来说，这里不仅仅是英国，而且是全世界最宽阔、最漫长、最漂亮的街道。”他口中的“三最”纪录如今肯定早已被打破，但街道两旁外从未改变过的、有着灰白色石垒外墙鳞次栉比而起的中世纪建筑则是无法超越的。

游人的嬉戏喧闹和街头艺人的吆喝形成一股激流，与两旁古老建筑庄重肃穆的气氛冲撞交织，产生出梦幻与现实不停转换的场景。古石条铺设的街道上人潮涌动，我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每隔十几步开外就能看到有艺人表演绝活。人潮在此形成一个漩涡，绕着中心转圈，时而爆发出响亮的喝彩声。

唱歌拉琴弹吉他、活人雕塑即兴魔术在这里是排不上号的。新奇刺激的表演往往定位在大道中央，有三四层之多的游人围观。吞剑吐火刀枪杂耍是最受

欢迎的。一个精瘦的小伙子绕着火堆快步疾走，火堆上架着一柄铮亮的宝剑。他口中念念有词，停下脚步，“喇”地从火焰中抽出宝剑，一时火花四溅。我远远望去，三尺剑身，微微透红，表演者声称下一步就将一口吞下剑身。他绕场一周，马步蹲下，剑柄朝上，高高举起，作势下插，阵阵惊呼声在人群中升腾而起。不过，他的动作到此为止。他幽默地说：“我不是天神，我的肉身无法抵挡这地狱之火……”话音未落，现场一片哄堂大笑。

然而，至少我能做到……”说话间，他把剑一横，伸出舌头快速舔过剑身，然后双手持剑拄地，张开大口，仰脸一个亮相。凝神细看，只见他血红的舌头上出现一道深深的黑色痕迹，我心头控制不住阵阵悸动，一口气噎住，感觉观众的嘈杂声似乎从天边隐隐传来。神思恍惚中我看到表演者上蹿下跳，兴奋异常，左右开弓舞动宝剑，不知何时他突然站定，一柄长剑已进入他喉头之中，只剩下剑柄在上端微微颤动。如此感官刺激大超出的感受能力，一股反胃呕吐的冲动突

然涌起，我闭上眼睛仓惶逃离观众圈子，身后是一片狂野的鼓掌声、喝彩声，以及硬币落地的叮当声。

顷刻，我缓过神来，耳边东方音乐的曼妙曲调，隔壁场子里一位肚皮舞娘移步出场。舞者身材丰腴，上身一袭黑色胸衣，下着低腰长裙，大红颜色打底，衬托出金色绣花和蕾丝镶边十分晃眼。随着鼓点节奏从舒缓开始，逐渐加快，直至如暴风雨之势，舞者控制着胸腹部肌肉急促颤动，时而上下波涛阵阵，时而左右肥臀摆动，令人眼花缭乱。整个过程看下来，舞蹈技巧精湛，艳而不俗，观后确有赏心悦目之感。这时，舞者的同伴前来打拍子，观众打鼓致敬。我这才看到场地上铺着广告纸，上书：“舞者来自俄罗斯。英伦居，大不易……”是啊，生活不轻松，各有各的难处，我也大大打赏了一把。

爱丁堡八月也大大变化多端，一般说来早晨总是阳光明媚，下午乌云层层叠叠逐渐堆积起来，此时阳光就像顽皮的孩子在云缝间频频露脸，使得皇家英里大道两旁的中世纪建筑笼罩在明时

暗的背景中，如梦如幻。我走到街道拐角，恰好一束金色斜阳倾泻而下，照亮了路边一架金色竖琴，一眼望去，十分醒目。乐手坐席处放着一把老旧的靠背竹椅，却不见乐手的身影。旁边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向空中扔硬币，翻一个筋斗接一下硬币，玩得亦乐乎。我正疑惑像竖琴这种应在音乐厅殿堂里的高雅乐器为何会搬到街头来，一位白须老者现身坐下抚弄琴弦。一连串清脆的琴声从他指尖流出，那个男孩乖乖地坐到小板凳上，手持一支短笛吹奏出轻快的主旋律，听上去是爱尔兰风格的民间小调，十分亲切迷人。我突然注意到，老者身着古希腊式长袍，男孩则是古典时代的牧童打扮，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地演奏，一派古风。此曲只应天上听，此景当在神庙中，我想。一曲终了，无人围观，无人喝彩。我默默走向前，看到老者和男孩身后摆放了一辆手推手推车，里面塞满了衣服水罐等杂物。噢，他们老幼相依，浪迹天涯，卖艺为生。想到这里，我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零钱，一股脑儿放下，转身离开。

一周数字

7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警告说，如果全球变暖得不到有力遏制，到本世纪末将有70%的南极国王企鹅的生存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将该物种逼到灭绝的境地。气候变化、过度捕捞等因素正导致王企鹅繁殖地不断丧失、推向更边。这会致王企鹅“父母”的觅食旅程变长，它们的宝宝可能还没等到食物就已饿死。

97.7万亿日元

日本执政联盟2月28日晚不顾在野党的反对，利用人数优势强行在国会众议院表决并通过2018财年政府预算案，金额高达97.7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5.9元）。这份预算案的总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社会保障支出预算额和防卫预算额分别达32.97万亿日元和5.19万亿日元，均刷新历史最高纪录。